

张载“德性所知”与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道德观辨析

谷君霞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张载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分别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伦理学传统,而“德性所知”与“美德即知识”则在二人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仔细分析,这两种思想既存在着中西伦理学上的差异,同时也蕴涵了中西伦理学的共性。在现代道德文化水平如履薄冰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比较这两种传统道德思想理论的异同,对于寻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未来对话交流的可能性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张载;德性所知;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道德观

中图分类号:B24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891(2020)3-0016-04

0 引言

张载认为人的知识有两种:一是感官耳目与外界接触而获得的经验知识,即“见闻之知”;一是异于“见闻之知”,为人本身所具有的知识,即“德性所知”。在张载看来,“见闻之知”是“由(耳目)内外之合”而成,即通过耳目等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的联系而获得的经验知识,而“德性所知”是“合内外于耳目之外”,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的道德良知,不萌生于见闻。“见闻之知”是“耳目有受”的过程,而“德性所知”是“心中之理”的呈现,前者体的是天地万物,是用,后者悟的是心中之理,是体。“见闻之知”是“德性所知”的认识基础,而“德性所知”是“见闻之知”的最终归宿,这是张载伦理学的思想内涵所在。

在西方思想家中,与张载伦理学命题“德性所知”取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观点。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即知识”中的美德与知识具有同一性,美德离不开知识,而知识也贯穿于美德。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既是与人的本性有关的优秀品德,也是有关知识的美德,在后者层面上的美德是可以教导的,而知识是具有美德性质的知识,是人的本性——善的体现,与人的情感、主观上的喜好无关。苏格拉底通过“认识你自己”这一思想桥梁,将美德与知识连接了起来,构建了自己的伦理学体系。

张载“德性所知”与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同为伦理学中的道德层面命题范畴,虽然二者思想形成的时空不同,在理论认知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但双方在问题意识上却不谋而合。本文以道德哲学为研究视角,对张载“德性所知”与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思想从立论目的、理论内涵、认识方式、价值取向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借以探求中西文化未来对话交流的可能性。

1 排佛立儒与求知求善的立论目的

“德性所知”与“美德即知识”的区别性首先体现在二者的立论目的上。因为张载与苏格拉底所处时代不同,与此同时针对不同的社会背景所提出的理论目的指归自然不同。张载“德性所知”立论目的是树立儒家正统思想的主流地位,而否认外来文化佛教宣传的教义,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是想要构建一个有知识、向善的文明城邦,从而弥补战争给国家带来的政治和文化上的破坏。

作为北宋理学的奠基人,张载一方面承担着恢复儒家学说社会主流地位的重任,另一方面又要迎接佛教思想兴盛对儒学正统思想构成威胁的挑战。“德性所知”的理论内涵在于通过耳目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的交流,从而认识主体之心,进而体悟万物通达天道。而与张载理论相反的佛家,否认现实人生,教化世人脱离现世,认为人生是一场梦幻,彻底粉碎了以张载思想为代表的儒家现世学说。于是,张载从理论上开始了对

收稿日期:2020-06-23

作者简介:谷君霞(1995—),女,江苏淮安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硕士生。

佛教文化的批判。他指出:“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则谓之幻妄,真所谓疑冰者与!”^{[1]26}佛家不懂天命,认为现世客观世界都是内心的幻影,这否认了天地万物客观存在的真实性。张载认为佛教的这种世界观是舍本逐末之举,在没有具体地对客观世界进行考察的前提下就妄下断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又“释氏妄意天性,而不知范围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明不能尽,则诬天地日月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虚空之大,所以语大语小,流遁失中。其过于大也,尘芥六合,其蔽于小也,梦幻人世。谓之穷理,可乎?不知穷理而谓之尽性,可乎?谓之无不知,可乎?尘芥六合,谓天地为有穷也,梦幻人世,明不能究所从也”^{[1]26}。在这里,佛家不仅对客观世界缺乏认识,而且恣意猜想天性,以自有之理论妄加解释天地万物之理,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现世生活看作梦幻一般,这与儒家“穷理尽性”修养工夫、“尽心知天”的道德使命是相违背的。张载“德性所知”是“不萌于见闻”,是天赋的知识,是体悟天下万物的知识,是认识天理、天道的知识,从这一角度出发,张载批判了佛家否认客观世界存在的理论,把儒家思想拉回了现实社会的舞台中心。

与张载所处不同时空的苏格拉底所面临的则是来自传统道德危机的挑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当时的雅典城邦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破坏,面对国家从强盛走向衰落的遭遇,希腊人的精神世界逐渐堕落,传统道德也相继衰败。苏格拉底认为雅典的社会危机根源在于人的思想,而在这时期的希腊哲学家多致力于自然世界、宇宙万物的研究。苏格拉底一反传统,主张哲学应该以人的生活为研究对象,应该是实践的哲学。西塞罗在《图库兰谈话录》中阐述“苏格拉底首先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寓于城邦之中,甚至引入家庭,迫使哲学思考人生和道德、善与恶”^{[2]368}。苏格拉底认为人首先应该先认识自己,在此基础上再来认识外部客观世界,追求知识,追求美德。苏格拉底追求的不是自然哲学家研究的关于宇宙万物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也不是智者一派所说的感觉经验的知识,而是关于人自身的、与善相联系的知识。这种善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可教育性、突出人的主体性的特点。由此,苏格拉底在国家道德沦丧的背景下实现了将智者学派之自然哲学研究过渡到道德伦理的研究。

2 修养论与认知论的理论内涵

由于立论背景的不同,造成了张载“德性所知”与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二者论题在思想理论内涵指向上也存在着天壤之别。张载“德性所知”侧重于个体的道德修养,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偏向于个体的认知,前者为道德良知论,后者为形上知识论。

“德性所知”这个命题出自于张载《正蒙·大心篇》,与“德性所知”相对应的是“见闻之知”。张载首先在二者的含义上,做出明确的区分,他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1]25}在这里,张载认为“德性所知”有别于“见闻之知”,原因在于“见闻之知”是经由感觉器官与内心外界事物接触而获得的知识,而“德性所知”是不发生于耳目器官的知识。紧接着,张载又言“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则其知也过人远矣”^{[1]25}。也就是说,“耳目有受”的“见闻之知”是人的自我意识与外界事物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的产物,而“德性所知”无需借助耳目器官,通过发挥心的主体作用,就可以获得无尽的真理。尽管耳目因其片面性、有限性,难以孕育出天赋的“德性所知”,但“见闻之知”是通达“德性所知”的必经之路,“耳目虽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为启之之要也”^{[1]25}。其次,张载进一步阐释了“德性所知”的内涵,他说:“有知乃德性之知也。吾曹于穷神知化之事,不能丝发。”^{[1]282}他又认为:“若言有知,则有所不知也。”^{[1]200}“德性所知”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有知的,即天赋的道德良知;一面是无知的,人们需要通过“尽心知性”的道德修养来体认天道。程宜山认为:“德性所知虽然表现为有知,实则尚是不完备的知识。”^{[3]68}正因为“德性所知”的不完备性,规定了个体体悟天道则须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在这层意义上,“德性所知”是有关道德的工夫修养论。总的来说,张载“德性所知”的理论内涵有二:第一,“德性所知”的理论基础在于“见闻之知”,二者是相互联系而非对立的关系,是递进而非分离的关系;第二,“德性所知”不是全知的道德良知,需要通过“尽心”的修养工夫来体悟天道,本质上属于对自我超越性的道德修养论。

“美德即知识”的理论基础在于“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认为,人只有“自知其无知”,并且意识到“无知即罪恶”,才会去追求知识。苏格拉底所谓的“知识”有别于传统观念智者学派谈论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也不是人主观思考的产物,而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善的知识。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描述:“正义的事和

其他一切美德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绝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绝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既然正义的事和其他美而好的事都是道德的行为,很显然,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就都是智慧。”^{[4]117} 苏格拉底认为生活中一切美德都是智慧,一切带有美德性质的行为也都是智慧,正是因为人们有了美德的知识,才会去做具有美德性质的事情,产生了有美德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得出“美德即知识”的结论,这是美德的第一层含义。其次,苏格拉底在《克拉底鲁》中认为:“‘德’诸如明智、聪明、正义等一切(品质),可谓集人之优秀品质之大全,是为人之‘理念’。”^{[5]64} 在这里,“德”是优秀品质的集成,是“理念”——做人的内在根据。对人来说,美德是一切有关人的本质的优秀品质,如正义、勇敢、节制等,这是美德的第二层含义。“美德即知识”要求人们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教育人们要行善,在实践中追求知识与道德的统一。关于美德的第三层含义,《美诺篇》中有言:“只有当美德是知识时,它才是可教的,而且如果美德是知识,那么美德就是可教的。”^{[6]534} 在苏格拉底的伦理视域中,知识具有普遍性,当“美德即知识”,美德是可以通过教导而实现的。要而言之,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理论内涵在于美德与知识具有同一性,美德在本质上是可以教授学习的知识,践行美德的哲学依据是要“认识你自己”,知识一方面是关于善的知识,内在包含着美德,另一方面是关于自我本性的认识,知己才会求知求善。由此可见,美德是关于知识的美德,“认识你自己”也是要求人们去求知,所以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在本质上是一种求知论。

3 穷理尽心与知己教育的认识方式

虽然张载“德性所知”与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同属伦理学命题,但二者思想的认识方式却大相径庭。张载“德性所知”通过穷理、尽心、知性的认识方式来提升自我修养,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是通过知己、对话、教授等认识方式来获取知识。

张载“德性所知”第一要义在于“大其心”。他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1]24} 张载认为只要充分发挥心的主观能动性,体悟天下万物之理,将天下万物与自己融为一体,就能够达到心与天合的天人合一境界。《孟子·尽心上》也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换言之,体悟天道离不开尽心、知性等道德修养工夫。其次,张载认为:“其始亦但知其大总,更去其间比较,方尽其细理。”^{[1]333} “德性所知”的第二要义在于穷理尽性,穷理是个渐进的过程,穷理得多了,也就明白了物之性,“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如此可尽物之性”^{[1]235}。因此,张载“德性所知”是通过穷理、尽心、知性的认识方式,来认识主体——天,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认识境界。

相对应地,苏格拉底是以知己、对话、教导为主导的认识方式,认识的对象是自己,提倡“美德即知识”,强调对知识的追求。苏格拉底有一句著名的知识命题——“认识你自己。”他认为人是无知的,而人只有当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时,才会去求知,在求知的过程中,人不断地丰富自己,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有智慧。“美德即知识”表明美德的本质属性是知识,知识具有教育性,所以美德又是可教导的。此外,苏格拉底又认为,个体的知识是有限的,若要从有限走向无限,人与人之间必须交流对话,这样,知识就具有了流通性,人们就会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行善,国家也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苏格拉底认为,人并非只是肉体的存在物,应该还是有思想灵魂的存在物,“认识你自己”表达的是人的本质属性是德性这一含义。因此,苏格拉底通过“认识你自己”确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成功地将人自身、知识、美德三者融为一体。

4 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尽管张载“德性所知”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思想在立论目的、理论内涵、认识方式等方面具有差异性,但是二者在价值取向上的看法却不约而同地具有同一性,都认为人的道德、实践、知识具有统一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

张载认为:“惟知学然后能勉,能勉然后日进而不息可期矣。”^{[1]27} “德性所知”重在于有所知之后,在实践中践行德性,将真理与主体德性融为一体。“不尊德性,则学问从而不道。”^{[1]28} 在求知过程中,若不尊崇德性,则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张载的“德性所知”是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通过穷理尽心的实践工夫,来达到“民

胞物与”的理想世界,是集德性、学问、实践三位于一体的道德认识。同样,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意识到人的美德离不开知识,有美德认知的人自然会行善。他说:“人总是向善的,无人自愿作恶”,“对善的期望是为一切人所共同的,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人比另一个人更好,也没有人向往着恶的”^{[6]502}。人有了善的知识自然会选择善的行为,所以没有人作恶。因此,有道德的知必然会选择有道德的行。叶秀山指出:“我们通常普遍定义上的‘美德’、‘德性’在古希腊文中为 arete,早期具有相当广泛的含义。也许可以相当于我国古代哲学中的‘德’。现代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德不仅指人,而且可以用来指任何事物的优秀品质,但我们认为这个词的基本意义还是与人相关的,它不是单纯的理论性的、静观性的,而是实践的。”^{[7]129}在苏格拉底那里,美德不仅是具有知识的美德,而且还是具有实践性质的美德。在此意义上,苏格拉底将美德、知识、行为三者融为一体,实现了“真善美”的统一。^{[8]43}

5 结束语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剖析,我们不难看出,张载“德性所知”与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二者都属于道德伦理的范畴,在立论目的上,张载“德性所知”是排佛立儒,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是求知求善;在理论内涵上,“德性所知”是对主体的自我认识,“美德即知识”教育人们要行善求知;在认识方式上,张载是要通过穷理、尽心、知性的认识方式来通达天道,苏格拉底是通过认识自己的本性来追求智慧;在价值取向上,二者有着追求“真善美”的共同价值观。本文通过对张载“德性所知”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两种中西方道德伦理思想命题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认识上差异性的存在,为中西文化未来的对话交流提供了研究的必要性,而价值观上共性的同一,则为中西文化未来的对话交流提供了研究的可能性。新时代发展的今天,文化的融合交流是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则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 [1]张载.张载集[M].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 [2]泰勒.从开端到柏拉图[M].韩东晖,聂敏里,冯俊,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3]程宜山.关于张载的“德性所知”与“诚明所知”[J].哲学研究,1985(5):65-68.
- [4]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5]晏辉.是道德悖论,还是价值冲突?——苏格拉底伦理问题解读[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60-67.
- [6]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7]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8]何仁富.通向至善之路——苏格拉底的人生境界论[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38-43.

(责任编辑 范可旭)

Analysis of Zhang Zai's "Virtue Knowing" and Socrates' Moral Views of "Virtue Being Knowledge"

GU Jun-xi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ic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s of Zhang Zai and Socrates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wo different ethical traditions i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virtue knowing" and "virtue being knowledge"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ir thoughts. A careful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se two ideas not only exist differenc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ethics, but also contain commonal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eth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moral culture level being like treading on thin ice, re-examining and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al moral thought theories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eeking the possibility of future dialogue and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Key words: Zhang Zai; virtue knowing; Socrates; virtue being knowledge; moral view